

诗赋人生

胡为雄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诗赋人生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责任编辑 王彩琴
封面设计 小 廉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巧艳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诗赋人生 /胡为雄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5

ISBN 978-7-5035-3658-8

I. 毛… II. 胡… III. 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A84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23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46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41.00 元

胡为雄

1953年生，哲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面向国内外招收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现代中国哲学、毛泽东思想

专著代表作：

- 《毛泽东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兴盛》(1989)
- 《诗国盟主毛泽东》(1996)
- 《落日无魂——晚清岁月写真》(2002)
- 《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略》(2005)

论文代表作：

- 《如何建设我们的文化》(1988)
- 《毛泽东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和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1992)
- 《英雄观的变迁》(1994)
-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现状与前景》(2005)

译 著：

- 《毛泽东传》(2006)

电子邮箱：huwx@ccps.gov.cn

目 录

一 毛泽东与诗	1
二 毛泽东诗词之生成与解读	28
五言 挽易昌陶	28
归国谣 今宵月	32
七言 送纵宇一郎东行	35
四言 祭母	39
虞美人 枕上	44
贺新郎 别友	48
沁园春 长沙	53
菩萨蛮 黄鹤楼	57
西江月 秋收起义	60
西江月 井冈山	63
四言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66
清平乐 蒋桂战争	69
采桑子 重阳	72
如梦令 元旦	75
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77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80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84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	89
菩萨蛮	大柏地	92
清平乐	会昌	95
十六字令（三首）	山	98
忆秦娥	娄山关	101
念奴娇	昆仑	104
七律	长征	108
清平乐	六盘山	112
六言	给彭德怀同志	116
沁园春	雪	118
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	122
四言	祭黄陵	125
四言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131
五律	挽戴安澜将军	134
五律	张冠道中	137
五律	喜闻捷报	139
七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42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146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151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154
浪淘沙	北戴河	156
七律	和周世钊同志	159
五律	看山	162
七绝	莫干山	165
七绝	五云山	167
水调歌头	游泳	169
蝶恋花	答李淑一	174
七绝	观潮	178

七律 (二首) 送瘟神	180
七绝 刘蕡	186
七绝 告马翁	188
七律 到韶山	191
七律 登庐山	195
七律 西海如今出圣人	199
七律 读报	201
七律 读报	203
七律 改鲁迅诗	205
七律 读报	208
七绝 为女民兵题照	210
七律 答友人	213
七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218
七绝 屈原	221
七绝 贾谊	223
七律 咏贾谊	225
七绝 (二首) 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227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230
卜算子 咏梅	234
七律 冬云	237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239
杂言 八连颂	243
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	245
贺新郎 读史	248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252
念奴娇 井冈山	255
念奴娇 鸟儿问答	257
七律 洪都	260
七律 有所思	262

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 265

附 编	270
杂言 耕田乐	271
五律 与萧瑜联句	272
五律 与罗章龙联句	273
七绝 与萧瑜联句	274
七律 残篇	274
七绝 与罗章龙联句	275
六言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	276
六言 苏维埃政府布告（摘录）	278
七律 忆重庆谈判	279
五言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279
五言 赞“密使1号”	280
四言 一九一七年七月	281
四言 一九二七年秋	282
四言 一九五八年一月	282
四言 约一九五八年	283
四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284
四言 一九六〇年三月	284
三 毛泽东诗词异解与点评	286
四 毛泽东诗词生活探微	323
(一) 毛泽东改诗	324
(二) 毛泽东释诗	334
(三) 毛泽东读诗论诗	344

五 毛泽东的对联、题辞与欣赏	358
(一) 毛泽东对联	358
(二) 毛泽东题辞	371
六 毛泽东诗词版本寻踪	374
(一) 毛泽东诗词的汉文等版本	374
(二) 毛泽东诗词的外文译本	383
七 毛泽东诗词解读之难	389

毛泽东与诗

伟人毛泽东有两件至宝：一是马，一是诗。他骑马长驱远征了二万五千里，从罗霄山脉转战到长城脚下，在马背上度过了成年后三分之一的生命。多年的戎马生涯给了他世之罕见的考验，也给了他与天、与地、与人奋斗的无穷乐趣。撇开 22 年的戎马生涯来谈论毛泽东，就会使毛泽东黯然失色，就会使他用历史巨笔绘成的整个中国革命画面顿失辉煌、无斑无斓。马背上的生活不仅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更能使他的思绪骏马般的飞腾驰骋。这飞扬的思绪在升华中便凝结成诗。毛泽东常常在马背上吟诗。这些马背上吟成的诗大多美妙绝伦。

假如说，时代没有将毛泽东塑造成一位世之空前的大革命家，也许，他仅会成为中国不可多得的（古体）诗词大家？然而假设不是现实。孰重孰轻的议论在这里似乎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且不妨这样说，毛泽东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他的政治杰作，即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一首传奇般史诗的物态化；而他的诗，则很少不渗透社会政治意识。怪不得有人说，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如若要细细的考察，毛泽东从事诗词活动的时间要比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更长久。也许，他在诗坛上如果不比在政坛上更得心应手的话，至少在技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政治塑造了一个革命家的毛泽东一样，诗塑造了另一个风骚独著的毛泽东。

毛泽东离不开诗。

只要一踏入诗的领域，就像鱼儿来到水中，毛泽东便又临驾于自己另一块美妙奇幻的天地。这位生就诗人气质、兼具诗人天赋的政治奇才在这天地中一切是那么潇洒自如。莫非，他首先是通过诗国之路踏进人生的？还是在故乡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时，年少的毛泽东因有违塾规被塾师罚以吟诗“赞井”。这位顽童气满身的小诗人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便如此这般赞了起来：“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

里水，永远养不长。”^① 这首朴实无华的赞井诗蕴含特别的内容。它既是对束缚学子全面发展的旧学的一种鞭笞，更展示了这位少年诗人意欲远游水深浪阔的江湖河海的鲲志。此诗的即席赋出，使这位抱负宏远的少年诗人初露才华。及后，少年毛泽东在外婆家唐家圫附近的保安寺游玩、赏花、采花时，又吟得咏指甲花（学名凤仙花）诗一首：“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② 这首诗尽管稚嫩，但它咏花言志，同样显露出这位少年诗人坚韧非凡的志趣和精神境界，亦表明他躯体内隐藏的诗思在开始不停的涌动和溢出。^③

自幼喜赋、善赋，以致后来发展到，赋诗成了毛泽东的生活方式中一个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或成为毛泽东的生存方式之一，恰如山呼海啸、鹤鸣虎吼是自然类和动物类的存在表现方式一样。诗本能的冲动，战斗激情的激发，兴之所会，神之所到，毛泽东便要赋诗而不能自己。悲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悲；怒不赋诗，不足以表现怒；喜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喜；功不赋诗，不足以表现功。诗之如气，蒸郁在胸，不吐不快。不赋诗，毛泽东的生活便会显得平淡无味；不赋诗，他便难以志念那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九死一生的战斗；不赋诗，一大计的定夺、一战略的部署、一决策的作出都似乎不那么信然自得。凡悲愤交加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四言·祭母》、《四言·祭黄陵》等这些荡气回肠的诗作，便从悲愤中出。凡与敌格斗、奋不顾身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等这些纪录征战的诗作，便从鏖战正酣中出。凡情绪压抑、意志难伸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清平乐·会昌》、《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这些托物言志、或直抒意气的诗作，便是高压环境中不舒之心气的泄漏。凡在

① 参见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② 参见高菊村等：《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西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③ 顺便指出，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离开韶山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曾抄录一首七言绝诗赠给父亲。其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但此诗并非毛泽东所作。国内毛泽东学界大多认为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名人西乡隆盛所作，亦纯系误传。我对此作过查证。在陈独秀等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5期正月号上，确实载有这样一首诗，诗后署名作者是西乡隆盛。但查阅《西乡隆盛全集》和《西乡南洲先生诗集》，惜乎不见此诗。这首诗实际上为日本名僧月性（1817—1859年）所作。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79年出版的《志士诗》在介绍这首诗时曾这样说：“长州的勤王僧月性有一首有名的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世间广为流传。”尽管月性的这首诗与毛泽东抄录的诗及《青年杂志》上刊载的诗，其所用字词有较多的不同，但诗的韵律，总体风格和内容基本相同，故此诗为月性所作应是确凿无疑。

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关头，心潮翻卷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菩萨蛮·黄鹤楼》、《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这些大气磅礴的诗作，便是决策前夕心态的袒露。凡置身山水、忘情天地、兴物写心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沁园春·长沙》、《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水调歌头·游泳》、《七律·登庐山》等这些心雄万夫、气势汪洋的诗作，其夺人意气便来自那钟毓出伟大中国文化及盖世英才的天地山水间。凡情深意绵、伤感痛楚，或与友纵情遣兴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言·送纵宇一郎东行》、《贺新郎·别友》、《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传情之作，便在离愁别恨、久别重逢或其乐陶陶中出。凡在享受胜利喜悦、踌躇满志之时，毛泽东便有出色的诗章。《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七律·送瘟神》等这些凯歌胜曲，便发自由衷喜悦的心境。总之，诗人的或喜或怒或悲或怅或乐或欢或庆，全系于心与情，心奋情激便有诗。毛泽东作为伟人，不仅胸膈如岸，更有激情似海。他那如海之翻卷的奔腾思绪，超出世外的奇特想象，合之以吞吐天地日月的恢宏意象，所赋出的许多诗章，莫不神工鬼斧。再配之以龙飞凤舞的手书，这些诗作更具诱人的魅力。它把阅读欣赏者带进一个不胜其美的审美境界，使之会形成这样一种朦胧的感觉：每读一首佳作，似乎是在醉迷于一首惊世名曲，在悦目于一幅绝世名画，或在省悟一个深隽的人生哲理。

毛泽东留下的绝世之作使他在同代诗人中独领风骚。也许，毛泽东在诗词领域的成功，如果不比在军事及政治领域的成功更加令人观止的话，那也至少可以等量齐观。诗词大家柳亚子曾以诗赞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著名作家徐迟则称“诗从毛主席，文崇马克思”。一代诗豪郭沫若，虽“有点目空一切”，但对毛泽东的诗词却“五体投地”，佩服之至。性情豪爽、犹喜赋诗的陈毅元帅，更是以“诗词大国推盟主”的句章来认定毛泽东作为诗空巨星的地位。

毛泽东之成为诗词大家，除其天赋之外，最主要的，他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生活在一个东方大国，而这个大国又正处在苍黄翻覆的变革时代。如火如荼的社会革命斗争实践给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一推动力。经共产党广泛组织和直接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国革命传奇般的经历，革命胜利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建设活动的各个气势非凡的场面，通过这位伟人的奇妙构思，便化成为一首首壮丽豪迈、气魄宏大的诗篇，并染上诗人爱憎分明的真挚的感情色调，烙上坚如磐石般的意志的深深印痕。毛泽东诗词风格的豪迈和气魄的宏大与中国山河的壮丽、中国国土的辽阔有着某种一致

性。如果中国地不过百里，没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中国没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脉，没有地球上少有的大河或浩瀚的海洋，或者毛泽东的生活足迹没有踏遍北国南疆的丰富的广泛性，那么他的诗的气魄或许要小得多，其内容或许将会远为逊色。如果毛泽东不是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身份出现，不处之于中国社会政治旋流的中心，他的诗就不会如此令人惊心动魄，激人意气，而充其量只像那闲吟风花雪月、山川云树、胭脂黛眉、卿卿我我之类的古代言情诗，婉约缠绵、愁山泣水。正是置身在震撼世界的现代中国革命巨变中，在为着夺取这个革命胜利的频年苦斗中，毛泽东用诗家的慧眼细致入微地去观察沸腾如蒸的生活，并用诗的色彩去涂写自己丰富的阅历和体验之路。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造就了大诗人毛泽东。

(一)

然而，仅仅注意到革命实践的现实一面，不了解中国是一个富具诗歌传统、诗歌与社会生活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诗词大国，就不能了解毛泽东作为诗词大家，在古典诗词形式濒于没落、新诗渐起的时代所赢得的历史上无人比肩的成就。中国作为诗国，其诗词数量恐怕堪称世界之“最”。古往今来，多少墨客骚人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正是这无以复计的诗歌，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并形成源远流长的诗文化。而这种诗文化又代复一代地养育出无数的诗词大家。自 2500 年前周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① 诞生，标志中国的诗歌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自那以后，中国的诗歌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化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形式。先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唐的格律诗，宋的长短句，元的散曲，色彩缤纷，各得其妙。这些古代诗词，内容包罗万象，或写乱世风云，或歌盛世太平，或赞文治之效，或颂武功之赫，或叹劳动艰辛，或问民间疾苦，或扬民族正气，或哭祸国之害。总之，日月之德，帝王之居，山川之气，草木之春，飞禽走兽之状，金戈铁马之壮，才子佳人之美，无所不歌，无所不咏。在这样一个诗气醇郁的国度中成长的毛泽东，身上不能不负载着诗的遗传密码，披袭着古典诗风。仅就形式来说，周秦的四言，汉魏的五言、七言古

^① 《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只称《诗》，因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共 305 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产生于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运用赋、比、兴手法，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诗经》长期以来受到很高的评价，它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有着深广的影响。

风，唐代的格律诗，宋代的词，诸如此类的格调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诗集中见到。这位诗人直接运用历时数千载发展起来的诗律词谱赋诗填词，并把中国这种古老的、广为人们青睐的、富有生命力的诗歌形式赋予崭新的现实内容时，便不知不觉地使自己跻身于古体诗词名家的行列。可以说，如果中国不是一个诗词大国，没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历史，也许就没有大诗人毛泽东。纵观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脉络，毛泽东的诗词，不过是这一无涯的诗文化山带中于后崛起的一座高耸的峻峰而已。^①

(二)

诗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精神生活，构成毛泽东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毛泽东的一种有力斗争武器。1945年秋，毛泽东在赴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期间，遗赠旧识柳亚子的“一阙新词”《沁园春·雪》公布以后，顿时轰动整个山城，使众士归心。一时间，渝州骚人名流，纷纷步韵唱和咏雪词，成为时髦。甚至“沁园春”词牌也有口皆碑，连一些酒店门口也挂出“沁园春”招牌，内壁上更书有“沁园春”百阙。人称《沁园春·雪》“睥睨六合，气雄千古”、“风调独绝”。仅此一词，不仅改变了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是改变了蒋介石在士人们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满身戎装、窃得中国统治大权的蒋介石酷似那“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赳赳武夫，而衣著随便的毛泽东已不复是一农民造反领袖，而是有“魏征之才”的大政治家。这正是所谓“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当新时代的士人——现代知识分子为毛泽东“睥睨六合，气雄千古”的“新词”所倾倒，争相握笔唱和时，这种独特的中国文人式的思想对话已不自觉地流露出他们的政治选择意向和价值取向。毛泽东以自己诗词的艺术魅力，撼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使其心理天平朝自己的一方倾斜，从此奠定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选择和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心理基础。^②

^① 说这一诗歌文化山带无涯，是因为它将延伸何方还不得而知，尽管目前它已明显崩落。毛泽东自己亦认为旧体诗束缚人的思想，尤其不提倡青年们去学写。但他又宣称旧体诗词一千年也打不倒，因为它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情性和风尚。（参见《毛泽东轶事》，董志英编，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② 《沁园春·雪》一词在重庆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还表现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抛出了一批反动和词及文章，竭尽所能事对其歪曲丑诋，大肆围攻，有人谓《沁园春·雪》是“封建余孽的抬头”，是“革命家”“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有人则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曲解为想当“英王霸主”，狂妄叫嚷要共产党“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这种狂吠喧嚣，倒从反面印证了《沁园春·雪》一词本身的巨大精神威力。

毛泽东的诗不仅被直接地用来作为斗争武器，而且也间接地鼓舞着人们的斗志。相传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纵队一部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作战，最后剩下的几名战士在准备与敌同归于尽前，打开收音机想听听党中央的声音，恰好此时陕北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当那豪迈的词章通过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声音传入耳中，战士们无形中仿佛被注入了一股不可摧毁的强大精神力量。他们顿感信心百倍，终于勇猛无畏地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诗在这里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克敌制胜的有效精神武器。

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有着一种潜在的精神威慑力量，还是一座最径直的文化沟通桥梁。他的诗词的艺术语言似乎能使不同思想意识之间的分界和对立变得不那么鲜明，像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维系着不同社会制度下和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们。与中国对立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后，美国当任总统尼克松 1972 年早春来访北京。在周恩来总理为欢迎美国客人所设的国宴上，尼克松总统在致答词时，声言要与中国找到合作的共同点，以无限地增加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当答词特地以毛泽东主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词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作为结束之时，不仅缩短了中美两国政治家的感情距离，而且深深打动了在场人士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诗句来阐述美外交政策！这于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来说，也确是闻所未闻。

(三)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诗歌题材尽管非常广泛，但中心却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可歌可泣、艰难卓绝的中国革命和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潜在地或外在地决定了毛泽东诗词所特有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的总体倾向是：悲壮、激越、奇伟、率性、乐观、慷慨，虽然忧患意味浓郁，但却更有“争雄势”。你看，“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人有病，天知否”，“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些悲壮之句，不足以夺人心魄么？“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些激越之句，不足以鼓动人心么？“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些刚烈、奇伟之句，不足以壮人胸怀么？“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头上高山，风展红旗过大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试看天地翻覆”，这些豪情横溢之句，不足以催人奋进么？“踏遍青山人未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些涌动着乐观意向之句，不足以使人活力常驻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这些慷慨抒意之句——它把诗人作为大革命家与世争雄的气度尽情拱出——难道不令人倾倒么？

毛泽东诗词悲壮、豪迈、奇伟的风格之基础是现实主义的，这种风格是如此鲜明、强烈，以致诗中的浪漫色调及婉约之风亦受其裹挟。尽管如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浪漫主义色彩仍时时透现出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使毛泽东的诗作成为一个和谐的艺术整体。这美妙绝伦的诗词虽然是毛泽东那奇谲高古的诗之思维的直接产物，但又是他博取历代诗词名家之长，深受中国传统诗词艺术风格熏陶的结果。从历史继承性看，战国时屈原，魏时曹操，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宋代苏轼、辛弃疾、岳飞等等诗词大家的诗风，对毛泽东的影响似乎尤其深刻。“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从中依稀可窥见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潜影。^①“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从中略能闻出李白的仙气，李贺、李商隐的鬼风。“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从这凝结着现代地学、天文学知识的诗句中，不难体味到辛弃疾为诗时那种丰富的想象力。^②

但是，毛泽东诗词中与传统诗风有一定联系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并不改变其现实描写的主流。也许正是具有某种浪漫色调的对衬，才使他的诗词更具现实感，更显出艺术的真实。你看，轻飚直上重霄九的杨柳忠魂，在“忽报人间曾伏虎”的欢欣鼓舞的时刻“泪飞顿作倾盆雨”。六亿神州“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使长期

^① 《湘夫人》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口气写成。其开首这样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② 辛弃疾的《木兰花慢》的上阙是：“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荡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毛泽东在辛弃疾这首词的标题前连画了三个大圈。1964年8月，他在与人谈哲学问题时，认为辛弃疾这首词和晋朝张华《励志诗》中的“太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为虐人间的“瘟神”无处藏身，逃之夭夭。“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充满美丽幻想的诗句吟罢，接着便是以梦想“芙蓉国里尽朝晖”来表达对现实的美好追求。翻动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虽然背负着青天，但朝下看到的却是“人间城郭”。从“鲲鹏展翅”的画面上更可看到一个搏击风云、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斗士形象的叠影。总之，浪漫色彩点缀了毛泽东诗词的现实主义图画。

毛泽东的豪迈、雄奇的诗篇中，也可以找到凄凉婉约之句，虽然数量不多。“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凄苦难言，情意绵绵。“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悲切切，难离难别，无限怅恨。但这种婉约凄凉与豪壮雄浑亦是相反相成的：“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样志与天齐的豪放词章与之相得益彰。毕竟是伟男胸怀，连青年时写苦恋愁绪用词亦是“江海翻波浪”，更不须说用“三千毛瑟精兵”去比喻“文小姐”手中的“纤笔一枝”，用“不爱红装爱武装”去歌颂新时代的女性了。可见，毛泽东诗词中的凄凉悲愤也显示出壮美的一面。

(四)

作为历史的产物，一部毛泽东诗词，不仅堪称艺术珍品，不仅是毛泽东诗词艺术不断发展的原始纪录，也是一部记载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瑰丽史诗，是毛泽东的思想不断升华的一个历史侧面的映照。那醇郁的时代气息和满含战斗激情的诗章中，蕴藏着深刻的革命哲理和政治哲理。可以说，毛泽东的诗同时又是一部哲理诗。毛泽东藉诗词艺术表露思想的才能是如此之高超，以致寥寥几句便可告诉你一个深刻的道理。或者，你从他那优美的诗句中可以窥知他探求社会人生哲理的心路历程。你想要了解“新民学会”时期的青年毛泽东的抱负吗？《七言·送纵宇一郎东行》可以给你一把入门的钥匙；你想要了解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那一代职业革命家离乡背井、奔走四方之所求何在吗？《沁园春·长沙》会给你启迪；你想要了解以中国工农红军为砥柱的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起源吗？读读《西江月·秋收起义》你就会领略到其中的道理；你想要了解毛泽东的战争观吗？最好还是先去吟诵和品味《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你想要了解毛泽东对人民的敌人或社会公敌的态度吗？浏览一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也就一目了然；你想要了解毛泽东对帝国主义或外国侵略势力